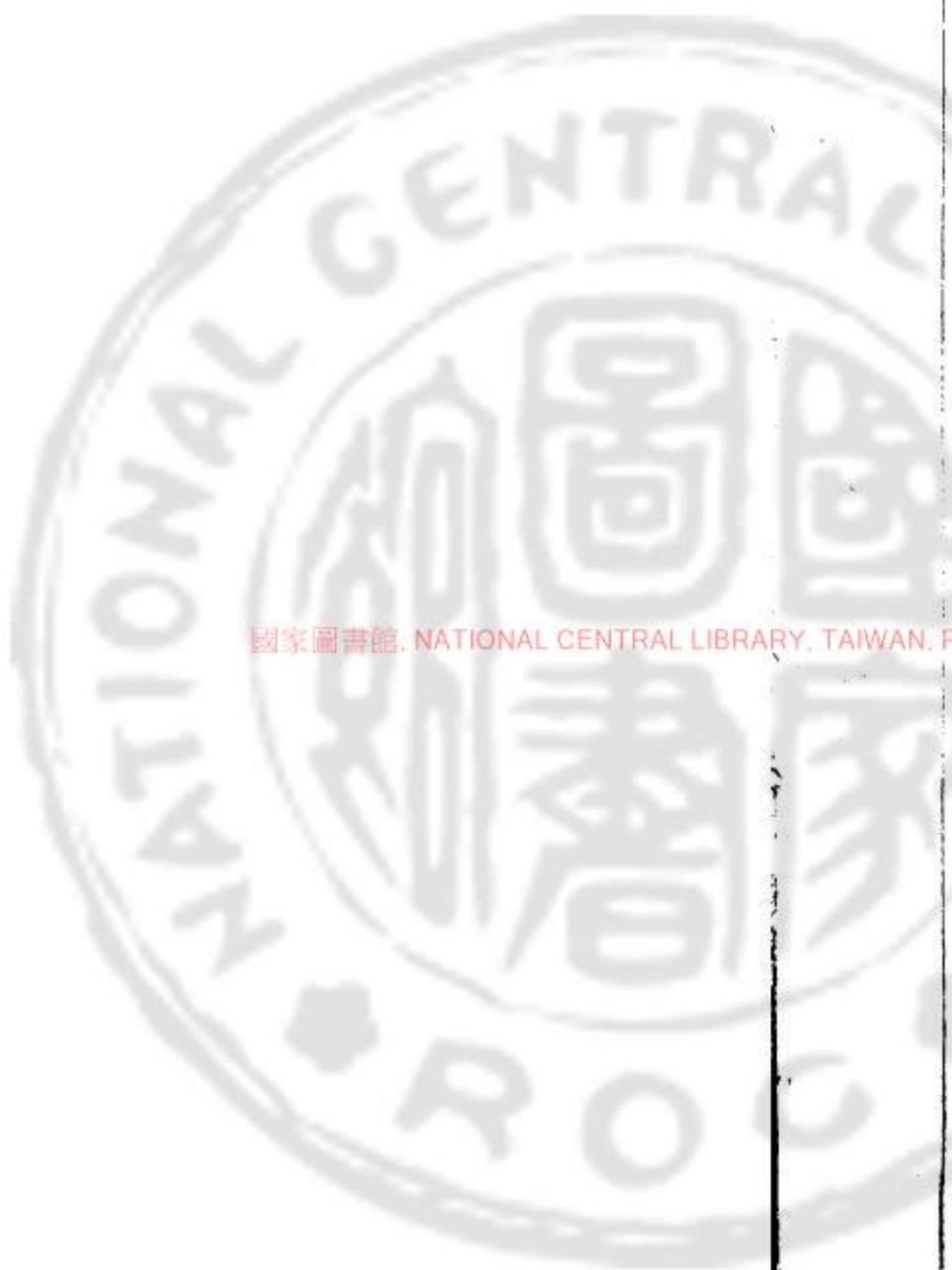


史遺題辭

天下奇書。無過汲冢者。欲盡得未  
見者而讀之。讀之而發爲言。無言  
不汲冢也。然何必方之國。方之史  
也。毛伯讀盡汲冢書。則見其取爲  
汲冢者。盡如斯也。而衍之。衍之固

如斯也。出汲冢而衍毛伯則謂之。  
東家丘史可也。清夜焚香一漏讀。  
一過快哉天龍下窺之也。竟當作  
今史讀也。

閔景賢識



快書卷二十九

練江閔景賢士行纂

西湖何偉然仙臞訂

史遺 丘毛伯元本

家有藏汲冢書者。發其數十帙。字俱漫滅。不可  
讀。予爲之謄而次之。其事周秦。其文似國似史。  
其義頗謬。不軌于聖人。然亦其見所至。似不得  
已而然。非苟而已也。特爲之錄其尤者。以備好

奇者采取焉。

箕子

王曰。咨爾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取新。辛錫朕以國。父師闡洪範九疇。錫朕以道。朕殫厥邦土。靡所私封。尚父望于營丘。弟旦于曲阜。召公奭于燕。叔鮮于管。叔度于蔡。餘各以次受封。爾父師備厥天道。用克化誨于蠢類。惟茲庸蜀。羗鬻微盧。彭濮人悉。卽厥新。乃朝鮮。

于周底于遐逝。其以尚父師。箕子曰。俞。祿父嗣子在邶。罰不及孥。獲朝夕夾相。以長爲周藩。王曰。已。邶有鮮。衛有度。父師用自卽厥國。箕子出而語人曰。茲無乃小子之咎事商。雖惡吾猶囚也。事周雖聖。吾其夷矣。小子能忘覩顏少師哉。

邶語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負扆而朝。二叔不輯。告于商王胤子武庚曰。惟我兄武王。弑君利已。罔

恤後世口實。弟且藐孤攝位。不利于孺子。咨爾  
商王胤子。惟茲邶鄘。暨衛介于輦下。周弗克靖。  
用誓于舊臣舊民。收拾餘燼。背城借一。或天不  
殄商之先德。用克恢復故基。胤子聶哉。於是武  
庚叛周。乃徇師而誓曰。嗟我舊庶邦冢君。及周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咸聽朕言。朕先王失道。罔敢殫述。用獲戾于八  
伯諸侯。下暨氓隸。恫怨靡極。惟周王發順天應

人。代商爲周。遷九鼎于洛邑。小子于時。頽然在  
筭。一爲周王之是。爲采一成于邶。二叔監之。若  
鳥之有鍛。小子靡敢後言。今周王二叔鮮暨度。  
厥亦有人心。時扶小子臂而誨之曰。小子祿父。  
爾忘爾父太白之辱耶。小子曰。不敢。小子今竊  
亦有言。先王雖暴君也。發雖聖臣也。迨師徒不  
競。鹿臺自焚。先王不愛一死。以謝天下。斯亦已  
矣。已又斬其頭于太白。嗟爾周王父。昔仁沾枯

骨子乃刑及死人。天地大變。自古底今。惟發始之小子暨今。用痛厥心。罔所控訴。惟嘿籲于后土。皇天先帝先皇。孟津之會。雖諸侯不期者八百。亦惟是先王一人之故。身爲大戮。罪可已矣。厥嗣何罪。置之彈丸。天日不覩。使發誠順天而應人。胡不爲舜爲禹。避處岐山。迨不得已。繼商而王。其誰得而議之。嗟爾周王。發舜禹以揖讓得天下。避而後居。發以征誅得天下。居而不避。

發爾輒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固自以爲罔所私。示天下公哉。然以其小者。公諸天下。以其大者。私諸一身。受命之日。罔詢僉謀。且把大鉞。奭把小鉞。散宜闕。天人皆執劔。以夾衛發。與竊而立者。何異。惟茲河內先王舊基。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爰是叛周弗靖。發不得已。擯之爲頑。顧其氓頑于周。獨不忠於商耶。乃析而爲三邨焉。鄘焉。衛焉。復置其介弟管叔。蔡叔。用

監小子暨厥頑民。嗟爾庶邦友君。民懷有德。民不靖而頑。何德民不靖而監之。何公惟小子。不類弗克負荷。或以先王故。爲衆所棄。父師箕子。元子微子。仁且聖。擇一人而立。亦惟是發之厚。乃或擯之夷。或淪之遯。必欲遠之。畏其逼已。抑義士有言。以暴易今。不知其非矣。此誰非口實。而發顧不畏耶。發尚父望八十老翁。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嗟爾庶邦冢君。王者之師。仁義

爲本。惟望更立龍韜豹畧。爲後世祖。詐基罪可。言哉。今周王發已用殞乎天。六尺之孤在旦襁。祿管叔蔡叔。大義滅親。爲商室忠臣。小子今已糾合有商遺民。爰整義戈。向于洛邑。况首陽之餓夫未死。朝鮮之孤臣猶存。大義炳然。天地爲動。咨爾庶邦冢君。暨周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業亦宅商之士。食商之毛。試聽朕言。咸宜反正。其庸蜀羗髡。微盧彭濮。

史遺 卷二十九 五  
儻○知○自○新○亦○不○擯○之○宇○下○

伯夷叔齊

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邲○夷奄狐竹而君之○以夾煽亡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採薇爲○

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伯夷叔齊遂餓而死○

季康子詰盜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扶人厝

而舖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三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財。藐焉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盜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

君。覲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利。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辯哉盜也。去之。繫于獄中。

或謂桓赫

或謂桓赫曰。陽貨逐於魯。疑於齊。再黜於趙。天下大矣。卒莫容貨之一身。何以桓赫曰。不觀之

削者乎。爲鼻必先大。大可小也。爲目必先小。小可大也。今貨不然。小鼻而大目。旣已爲其不可復者也。天下雖大。安可容貨之身哉。

### 伍胥屬子

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而還報吳。吳大宰嚭旣與子胥有隙。乃告王曰。子胥專復疆。陳沮毀用事。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偷謙侯。

嘗鞅鞅怨望。願早置之王。立召子胥。怒于廷曰。汝鄙吾國爲不可臣耶。何至遠屬其子。子胥對曰。固然。吾王佞忠而忠。佞負且莫。思不可知。鮑氏之屬爲伍也。非爲負也。王曰。汝何厚忠於吳。而薄酬於寡人。其以爲鞅鞅耶。負曰。先王于三公子中不得立。非負進專諸殺王僚。而王莫有吳也。鄢郢之舉。甲士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出平王之尸而鞭之。名振天下。非負屬橐鞬爭先。而

王莫入楚也。人臣爲國如負不亦忠乎。王曰。負誠忠也。雖然。王僚非汝始入吳所北面而爲臣者。耶胡以進專諸弑之。楚平王非汝與汝父若兄所事之君。耶胡以刑至加其尸也。爲子君或生而弑。或死而刑。其爲子君不亦難乎。寡人昔者於此竊有疑焉。今其欲以寡人爲齊尸。耶爲先王僚也。立賜之屬鏤以死。子胥仰天而歎曰。負之死也宜哉。

### 孟明受封

王官之舉孟明視濟河焚舟大敗晉人封殺中之尸而還秦穆公以爲功封以關內之地三百里。蹇叔謂穆公曰。有爲人謀者曰。一日之內。吾三詈之。而一餉之。則君許之乎。曰。否。吾不能忍。三詈之。辱侯。一餉之。飽也。曰。然則殺中之積。三敗之。辱其爲詈也。多矣。王官雖勝。一餉之。飽也。而君以爲功乎。則何也。

徐君謂季札

公子札使於楚。西過徐君。徐君謂公子札曰。異哉。公子之以讓教爭也。札曰。札前二兄之立。以私札。不欲再亂焉。且又僚與光。眈眈然日睨於下。札不欲以身殉鴟夷也。徐君曰。吾不謂子之不宜讓也。謂僚不當而立。光當而不立也。故曰。以讓教爭也。札曰。是吾之過也。去楚。復過徐徐君。死。掛其劍於墓。而後去。

卞和泣玉

卞和獻玉於楚文王。使人視之。曰。石也。刖其左足。又獻之於楚武王。使人視之。曰。石也。刖其右足。卞和于是泣於荆山之陽。三日三夜。樂正子春過而問之。曰。子何泣也。曰。吾泣夫吾所持者。天下之寶。而人題之以石也。樂正子春曰。不泣。則乎。曰。次之樂。正子春顧謂其徒曰。有是哉。人至不泣。已之足而泣。玉也。夫其已之足。不知而

馬能知玉也。又况欲責人知己所不必知之玉也。悲夫。

### 鮑叔牙賢於管仲

桓公死。五公子爭立。衛靈公問於蘧伯玉曰。夷吾在。不至此乎。伯玉對曰。使五公子亂齊者。仲也。王者之佐。必治內而後及外。而仲否也。以桓公之專其於仲也。豈有違言也乎。當桓之時。公子開方豎刁。易牙。蠹外。而仲不去也。姑姊妹不

嫁者。如夫人者。蠹內。而仲莫止也。隰朋。賓須無。鮑叔牙。得一人可以代相。而仲故沮也。齊國之政。魚鹽九府軍政。仲亡不舉。五公子立未定。而仲不先也。故曰。使五公子亂齊者。仲也。公曰。然則管仲與鮑叔牙孰賢。對曰。叔牙賢。仲嘗有言。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則讓在叔也。子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則知在叔也。吾嘗三戰三

北。鮑叔不以我爲憊。剛勇在叔也。猶未也。無知之亂。齊無定君。智者擇焉。而奉桓以出者。叔也。魯莒之奔。君無定立。才者乘焉。而奉桓以入者。叔也。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仲矯其名。而用之。鮑叔。不也。管仲死。天下不復宗齊。而叔獨優游於高國之上。人無得而稱焉。故曰。鮑叔賢也。

客論趙括

邯鄲之舉趙人。以括將平原君。閱其客之能者。

與俱。其中一人不欲行。平原君曰。括此舉秦兵。旦暮且下。子援是以爲功。不往何哉。客曰。有之。今使羿執鞅。持扞。關弓而射。雖越人爭爲持的矣。何也可必也。今使弱子操弓。雖慈母必且入室。閉戶。何也不可必也。括今弱子操弓者也。在慈母猶避之。而況其他乎。

始皇坑儒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

壽丞相李斯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於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寬衣博帶。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非豎則瞽。無益於國。請盡坑之。制曰。可。其後侯生盧生譏議。始皇始怒。曰。朕厚待侯生而易其訕耶。使使案察諸生。相連數百人。始皇制曰。豎儒。繫之廷中。朕親廉問之。分各國以次來。前吏引數百人上。標其左曰。

此爲齊爲楚。爲趙爲魏。標其右曰。此爲燕爲韓。爲魯衛宋中山之遺。始皇曰。繫質其什之二三。出齊儒質之曰。何以。儒曰。生識之矣。孟嘗君養士三千人。盜裘出之。國鳴鷄出之。關齊以爲功。齊諸生抵今著蔡之。以爲家學。始皇曰。鄙。驅去之。出趙儒而質之曰。何以。曰。平原君爲楚王之會。毛遂按劍劫楚王。碌碌十九人與俱。與有名焉。至今猶存二三也。出燕儒而質之曰。何以。曰。

先昭王好士。隗爲始。先昭王用廣厥途。魯以諸生續貂之不足。出宋儒而質之。曰。何以。曰。余宋固以章甫爲儒者也。出魯儒而質之。曰。何以。曰。惟我魯多儒。先君子有言。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始皇曰。以魯爲秦。奚爲不更其所哉。魯儒無以應。始皇歎曰。以天下之大。而無儒一人焉。今所質者。無異庸黔首。何爲儒。趣令坑之。

廉頗相如

廉頗與藺相如隙。趙奢謂廉頗曰。君何念之深也。顧兩虎相鬪。其勢必不兩生。君不如因以下之。廉頗曰。吾嫌其相妨也。奢曰。睫不妨。目齒不妨。舌鬚不妨。口爪不妨。膚今與相如。各自睫目齒舌鬚口爪膚也。天生兩人。以爲趙利。柰何以私意妨之。廉頗曰。善。負荆過相如之室。相好如初。

扁鵲

扁鵲謂秦武王曰。臣醫也。顧其用藥。備而待需乎。抑需而後備也。武王曰。亦備而待需耳。扁鵲曰。惟王用臣亦然。其臣也。智足以彌罅。力足以折衝。則鳥喙者也。其臣也。才足以提綱。德足以維紀。則參苓也。其臣也。棼糾剝之。巨細成之。則牛溲馬渤者也。王曰。善。

荀息謂晉獻公

荀息謂晉獻公曰。蹶市人之足。則何如。曰。必辭以放。驚曰。兄則何如。曰。响之。曰。大親則何如。曰。已矣。曰。三公子。非君之子耶。處大親之間。掛蹶足之失。而君必欲其爲市人之謝。無乃已甚乎。亦非所以爲奚齊計也。公不聽。息曰。吾不知死所矣。

顏觸不仕

淳于髡謂顏觸曰。良僕妾不出里巷。良士名於

四方先生可但已於齊乎。觸曰：有先人之丘壟在。淳于髡曰：反無日乎。觸曰：子不觀以土爲封者乎。相去幾何矣。曰：無幾也。曰：爲盆盎何如。曰：遠矣。曰：爲偶而像何如。曰：又遠矣。曰：爲封則賤。爲盆盎與偶像則貴乎。曰：如先生言。曰：偶像夷盆盎裂可以復爲土乎。曰：不可。曰：吾寧爲封之賤而復於土矣。

公孫龍

樂正子輿謂公孫龍曰：白馬非白馬何也。公孫龍曰：龍亦不知。龍直以意而謂其非白馬耳。樂正子輿顧其徒曰：爲我擊彼。其徒以杖向龍。中額流血。公孫龍怒曰：先生特無禮於龍哉。至以杖傷額。樂正子輿曰：吾擊非公孫龍也。曷怒焉。公孫龍爲之笑。

茅焦諫始皇

始皇幽太后於離宮。諫者念七人。茅焦繼之。大

史記 卷二十九 廿九  
言於廷曰。皇帝何入太后之輕也。秦國之法。以淫坐者死。皇帝胡不車裂太后。以殉於國中。曰。所不輯淫歸正者。有如此。始皇嘿然久之。曰。朕不忍也。茅焦摳衣向鼎。大呼於廷。曰。皇帝不忍於太后。而胡以幽之離宮也。臣不如趣就烹。始皇顧陛楯者曰。止之。徐謂茅焦曰。朕誠不忍於太后也。雖然。秦之令無反朕。不欲以身敗之。茅焦曰。無傷也。皇帝胡不令於國中。曰。朕不忍於

太后。今復出之離宮。朕身自易。令無可奈何。有能爭朕之非者。予以百金。國人必無有爭皇帝之非者矣。始皇曰。善。母子遂如初。

燕將報書魯仲連

燕將某報書魯某先生足下。始愚以爲先生天下士也。乃今知先生非天下士也。先生之言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減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愚深念之。則先生之所以教愚

者甚悉何也。智者不倍時而棄利。若棄聊城。可謂智乎。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則愚政其所當致。死聊城者也。聊城不守。可謂勇乎。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委聊城而去之後。孰甚焉。可謂忠乎。夫所貴於排難解紛者。酌天下之利害而處其中。劑兩國之憂疑而平其忿焉者也。先生胡不廷見齊王而說之曰。損一聊城。若去馬體之一毛。不爲齊損。下一聊城。若存馬體之一毛。不爲齊

增。齊王必樂而罷焉。若然者。內以蓄齊威。外以彌燕隙。小以全愚一人之生。大以存聊萬姓之命。則先生高義。豈有旣焉。乃先生第曰。爲公計。不知罷兵休士。全甲歸燕。是教人臣以怠也。損燕棄世。東遊於齊。是教人臣以反也。愚以爲天下士者。計安天下者也。於單厚。卽不得於愚薄。爲齊工。卽不得爲燕拙。夫罷兵休士。全甲歸燕。此爲單計。則可如愚何。損燕棄世。東遊於齊。此

爲齊計則可如燕何大凡兵不能守者懼攻不能兵者懼戰乃先生顧曰昔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夫其守既已如墨翟何懼攻焉食人炊骨人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夫其兵已如孫臏吳起何懼戰焉今有人誠謂愚曰一城之靡不支全齊之勁其人豈不較然不欺愚哉然愚量之審矣卽墨不聊城哉田單可以復已亡之齊豈其愚獨不可以因亡缺之燕愚竊惑

焉夫田單之爲齊謀也師神役牛不煩一甲不挫一兵復齊七十餘城齊器不復設於寧臺大呂不復陳於元英薊丘之植不復植於汶湟如齊寄物於燕而復取之單豈不可謂慊於志齊豈不可謂快於心而愚何有焉人亦有言同山而樵亡獨林同水而漁亡獨磯單是亦不可以已乎齊誠曰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燕亦曰存聊城之利尤可補七十城之害雖然愚

卽不聃於利害。愚能聃於有守耳。昔者管夷吾之事桓公也。誠不以匹夫匹婦之諒。易一匡天下之功。爲之可也。使愚而爲管仲。無所得尺寸之功。而又不齒於匹夫匹婦之諒。卽先生豈得不尤焉。且管夷吾之事。又何足法也。人臣幸而身名俱泰。始終一主。寧不休乎。必欲舍散宜生。闕天之烈。而幾幸管夷吾。萬不得已之功。非其願矣。今聊城甲雖敵馬。雖羸賈其餘勇。猶足一

逞。必不然。力弛心盡。與城俱殞。遣一介之使。持愚不可易之心。歸報燕王。亦所自慊。何暇從先生言。爲域外之思乎。今先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疑於處。緩頰而談世務。巧語以乞功名。又疑於出。夫處爲鸞威。出卽爲鷹鷂。出爲梗楠。處卽爲樗櫟。處不成。處出不成。出人雖謂先生天下士。吾不信也。先生休矣。愚計已決。無須多譚。

患一蹴喜漸

子貢問於孔子曰學何患曰患一蹠有竹焉穿  
林破土一蹴而至其杪豈不速哉無可爲復矣  
又問曰學何以曰以漸有木焉日一毫月一寸  
歷數十尺而後干霄蔽日豈不遲哉其進未已  
矣

淳于髡問於孟子

淳于髡問於孟子曰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  
當是時也有一成之旅商或不卽周乎曰然伯

夷叔齊得一人而君孤竹使其爲紂五十國則  
足以抗周使其爲周八百國則足以沮周曰然  
則夷齊不當逃孤竹乎曰似也曰夷齊何如人  
也曰北海之清士也曰尊父命而逃不謂孝乎  
曰未知也曰叩馬而諫不謂忠乎曰未知也伯  
夷叔齊能爲北海之清士也卽不能爲有商之  
忠臣也不能爲有商之忠臣也卽不能爲孤竹  
之孝子也曰柰何其頑於周也曰於商爲清其

於周安得不爲頑乎

范蠡七策

范蠡居於陶人問之曰子何師而智若是曰吾聞之計然子矣計然子有七策而吾用其五於國二於家曰可得聞乎曰有所謂拂而順苦而甘有所謂成而毀危而安從而違又有所謂顯而微取而予曰何以言之曰昔者會稽之事吳王夫差曰伺越王之釁于廷而使人呼曰夫差

汝忘越王勾踐之殺汝父乎吳王于時剽湛盧之劍操餘艤之舟舉越而有之殆越王請以身爲臣夫人爲妾甲士五千人棲于會稽而後王得免於誅也是拂而順之也事已越王因以薪爲席戈爲枕膽爲食忍憂耐辱而亦日使人呼于廷曰勾踐汝忘會稽之耻耶曰不敢是苦而甘之也吳王得志于越遂移兵中原狎主泗上十二諸侯之齊盟子胥忠而謀曰越于吳猶人

之有心腹之疾也。而無柰宰嚭之間也。是成而毀之也。吳王夫差好戰不已。連年東伐齊。滅魯。衛。刀。鈍。甲。敝。越王一舉。襲殺其太子。再舉。奄有姑蘇。是危而安之也。當其奄有姑蘇也。吳王夫差如會稽之故。因請以身爲臣。妻爲妾。而越王不與也。是從而違之也。此五者是吾用之於國者也。然吾觀越王之爲人也。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負其孥而泛于湖。吾不

欲以身殉吳王之鴟夷也。是顯而微之也。今居於陶。與時逐。三致千金。可謂富矣。三散于人。而亡所責。是取而予之也。此兩者。是吾用之於家者也。故計然子者。是吾師也。

張良圮上

張良從老人於圮上。老人曰。孺子來。爲長者內履。良曰。諾。如是者再。老人曰。孺子可教。良曰。願聞也。老人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

爲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貢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爲怨。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良曰。敬受教。

子路子羔仕於衛

子路子羔仕於衛。當蒯蕢之亂。子羔謂子路曰。可以去乎。子路曰。由聞之矣。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平秦其恩難而去之。由不能也。盍相與問諸夫子乎。入曰。夫子何以處衛事也。曰。孫不彌。

祖子不先父。前者仇母。後者復仇父。是踵亂也。子羔曰。然則何如。曰。遣一介之使。告于晉。曰。不肖輒居守社稷。一聽冢君之是爲。則衛君無父而有父也。亡人無子而有子也。衛人無君而有君也。曷爲乎稱兵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靈公之治命。言猶在耳。衛君安得而違之。且以郢之賢而辟也。般帥子起。非其倫也。主衛國者。非君而誰。蕢不得爲靈公子也。卽不得爲衛君。

父也。衛君與其爲亡人子也。寧爲靈公孫也。由將殉之。孔子曰：亂哉衛君！二於倫野哉！由也！一於義。其後孔子聞衛變，乃歎曰：由也死矣！柴其來乎？

陳仲子

陳仲子欲仕於齊，其妻止之曰：熱于就名者，必先冷羶於附利者；必先澹山鷄之爲天下賤者，恒見也；威鳳之爲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子亡

過人之才，而不創過人之事，子行躡矣。吾與子今且灌園於齊之野，身緝糶，仲子織屨，甘苦順逆，亡所取於人，其兄戴憐之，願讓祿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於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又問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於國。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對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於家，中不

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也。齊王疑之。仲子終身困於齊。其妻愧悔。終日拮据求善飲食以順適仲意。後一日不繼。仲子眈眈然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往取而食之。其兄自外至曰。仲子鸞鳳也。奚至與螬蟲爭食也。仲子故睽其目而對曰。人至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而不得一取。人世所棄之食乎。其兄曰。仲子如日無見。何以卽知井上之李也。

仲子色沮後竟餓死於齊。



史

卷二二

三